

蘇聯的醫學和保健

426



華東醫務生活社出版

蘇聯的醫學和保健

Henry E. Sigerist 著

宮 乃 泉 譯

華東醫藥生活社出版

1950.6

本書介紹

本書作者 Henry E. Sigerist 是一位醫學史家。曾擔任過「美國蘇聯醫學評論」雜誌的主筆。據作者說，他很久對蘇聯的醫學就感到興趣，從 1932 年決定研究蘇聯醫學，他曾從 1932 到 1935 年用了三年的功夫學習俄文，並且研究蘇聯的醫學、歷史、社會和經濟結構，以及蘇聯的組織。在 1935 年他到蘇聯考察衛生工作，花了整整一個夏季的功夫。

1936 年夏季他又到蘇聯作進一步的考察。在 1937 年他出版一本書，叫「社會化的醫學在蘇聯」。1938 年，他第三次到蘇聯去。

當他的書發行時，因為美國的反動統治和反蘇宣傳的影響，並沒有人注意。甚至有許多美國醫學界的重要人，還公開說蘇聯醫學是落後的。直到德國法西斯進攻蘇聯，紅軍獲得了輝煌的戰果，紅軍醫務人員作出了驚人的成績，美國人才開始改變對蘇聯的印象，而醫學界也感到以前對蘇聯醫學是過於無知和受了蒙蔽，於是他的書立刻有了讀者。

由於蘇聯醫學的迅速發展和日益豐富，作者更不斷搜集了許多材料，改寫成這本書，在 1947 年出版。

作者表示，他是從一個醫學史和醫學社會學的學者立場，注意着蘇聯醫學的發展，他寫本書目的是爲了報導蘇

聯在怎樣保護人民的健康，和蘇聯所樹立的這種社會主義的醫學制度。

我們讀這本書，可以知道一位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醫史權威，對醫學的無論縱的或橫的方面都有相當研究，是怎樣評價蘇聯的醫學。

譯者

1950年6月

目 錄

第 一 章	蘇聯醫學的背境	(1)
第 二 章	蘇聯醫學的結構	(22)
	1. 原則和發展	(22)
	2. 衛生工作的管理	(37)
	3. 醫務人員	(54)
	4. 機構和裝備	(87)
	5. 預 算	(110)
第 三 章	在行動當中的蘇聯醫學	(123)
	1. 衛生的提倡	(123)
	2. 疾病的預防	(163)
	3. 醫務工作	(243)
	4. 康復工作，療養區和療養院	(270)
第 四 章	科學和研究	(279)
第 五 章	戰時蘇聯醫學	(296)

圖 表 目 錄

第 一 表	蘇聯醫務設備的發展	(34)
第 二 表	蘇聯公共衛生行政機構	(42)
第 三 表	各盟員共和國衛生部的組織機構	(47)
第 四 表	蘇聯衛生部組織機構	(49)
第 五 表	蘇聯國家衛生檢查機構	(52)

第 六 表	蘇聯國家衛生預算結構	(120)
第 七 表	蘇聯執行衛生教育的組織和企業	(126)
第 八 表	蘇聯城市和工業區醫務中心的行政系統	(245)
第 九 表	一個成年人門診所的組織機構	(246)
第 十 表	一個模範分科門診處	(247)
第十一表	分科門診處主要各部門	(252)
第十二表	一個城市分科門診處區巡視衛生官的工作範圍	(253)
第十三表	分科門診處擔任的區衛生教育	(257)
第十四表	一個鄉村醫務工作的典型機構	(263)
第十五表	一個集體農場產科院的典型機構	(268)

附 錄

一、蘇聯醫學教育新制度	(309)
二、助醫和助產士學校的課程(修業三年)	(314)
三、護士學校的課程(修業兩年)	(315)
四、醫務工作者的薪水	(319)
五、對參加有害性工業工人健康檢查規定	(323)
六、蘇聯對人民牙齒衛生的計劃	(325)
七、蘇聯過去傳染病流行情況	(326)

第一章

蘇聯醫學的背境

要了解一個國家的醫務工作組織，必須知道它的社會和行政機構，和指導那國家生活的一般原則。尤其是關於蘇聯的，它的社會是建立在跟其他任何國家都完全不同的組織原則上。基本的醫學問題雖然在甚麼地方都一樣，但特殊問題，由於各國的自然和社會條件的不同，相差就很大了。在一個國民文化發展平均，種族一致的小國家，衛生情況是比較容易管理。但在一個種族複雜的大國家，那就難辦得多了。

蘇聯是世界上一個最大的國家。它佔地面在 850 萬平方英里以上，超過地球的整個地面七分之一，地球的可住地面的六分之一。蘇聯的領土，從北極區起向南伸展到亞熱帶的高加索和中亞細亞，長有 4500 公里(約 2800 英里)。西起波羅的海和喀爾巴阡山，向東到太平洋，長約 8500 公里(5300 英里)。烏拉爾山脈幾乎南北一直地橫列着，把蘇聯分成歐亞兩部。但兩邊都是廣泛的平原，都有高大的山脈，並有南北交流的强大河流通過。人口稀少的亞洲蘇聯的面積，幾乎有歐洲部份的四倍大，它給人口發展留下極大餘地。

國家蘊藏的天然資源是無限的，高山裏含着豐富的礦苗。巴庫、格洛士尼和其它地區的油泉估計儲量 46 萬億噸，在烏克蘭，莫斯科區，烏拉爾區和其它地區的煤儲量有 1654 萬億噸。有許多河流可作動力和交通用，並因有運河系統更加大了它的作用。在北邊是一帶沼澤平原和苔地，沿着北極富產着皮毛的獸類。繼續向南是森林帶，它幾乎佔全國領土一半面積，是木材的富源。在草原帶有着肥沃的農業土壤，它北邊是森林，南邊是草地。在東南歐和西南亞是沙漠和半沙漠地區，作了牲畜的牧場。最後，在亞熱帶一帶富產着水菓，種植着棉花、茶葉和煙草，培養着絲蠶。

這一個偉大和富足的國家，在 1940 年時有 19300 萬人口，其中三分之二住農村，三分之一住城市。自然人口每年增加 300 萬。四分之三以上人口住在歐洲部份。城市的發展很大，在 1914 年莫斯科有人口 160 萬，到了 1940 就超過 400 萬了。在 1914 只有 16 個城市，居民在 10 萬以上，到了 1935 年增加到 65 個，到 1939 年時，增加到 82 個。

蘇聯有大小 175 個不同的民族，大部份都說着他們自己的語言或方言。其中有 49 個最大的民族代表着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口。在 1938 年報紙除俄文的以外，用 68 種語言印行，自從革命後，出版的書籍和小冊子有 115 種語言。

在七年的戰爭之後，當蘇維埃政權建立時，國家是破破爛爛。社會必須掌握生產分配和運輸手段，然而它接收

的都是一堆廢墟。國家必須從根本建設起來——沿着社會主義的路線再建設起來。顯然的，在這情況下，立刻就創立起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能的。

但經過短短四分之一世紀的時期，蘇聯無論在實際和理論上都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了，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建立了。本書所討論的就是這個新制度裏的醫學和衛生工作。

在我們討論蘇聯醫務和保健計劃的原則、成績和目的之前，我們必須探討一下它過去的情況。

革命叫它必須沿着新的路線來建設國家的醫務工作。顯然的，它必須從原有的條件上開始；它必須使用已經有的材料，醫學機關和醫學人才。那麼在革命時期，俄國醫學是個甚麼樣子呢？我們先必須了解這個，才能了解蘇聯醫學的發展。俄國醫學歷史是一件可怕的瘟疫和災荒流行的故事，是一件廣大地區的醫藥貧乏的故事，是串插在幾個地方得到光輝成就的故事。起初時的情形，在蘇聯也和和在別個地方一樣的。俄國的醫學，在多少世紀都是原始的醫學，民間醫學，是一堆經驗知識，一堆巫術和迷信。事實是當革命的時候，仍然有若干人民，特別是少數民族當中，從來沒見過一個醫師，有病時只得找土郎中或巫醫治。改變這些人們的態度，叫他們容易接受科學的醫學，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在舊時代的俄國，像在別個地方一樣，也有人懂得用草藥治病，會用放血，上敷劑等一些辦法。村鎮的衛生中心是洗澡堂，人們每星期去洗一次蒸汽浴，當洗澡時，用

小樹枝鞭打皮膚，最後澆一陣冷水完事。

舊時代的俄國也有牧師、和尚、祭司看護病人，用術治病。從「拉斯普丁」(Rasputin) 和「皇帝家庭」(Imperial Family) 的故事裏可以看出來，相信這種治法的還不限於古時候和農民們。

藥品也都有記載，最先的俄國醫書是本草，處方集，攝生法，這和別個國家的相仿。直到十九世紀，農村縣份，除了民間治法以外，幾乎沒有醫藥工作。鼠疫、天花、斑疹傷寒等流行病，蔓延着全國。歉收造成的普遍災荒是定期發生的，因此引起幾百萬人民的死亡。然而人民的繁殖力還是強的，孩子仍然新生出來，而生命藉以延續着。

在城市的情況就不同了，那裏有朝臣，貴族和富商們需要真正的醫師治療病。然而從前俄國自己沒有醫生，因此就得請外國的。在俄國的年代史上還留存下許多從歐洲各處來的內外科醫生的名字。其中有些在俄國住下，有的走了多少年的時運之後，回國了。

在十一和十二世紀的時候，外國醫師是從東方來的，從拜占庭 (Byzantium) 敘利亞，亞美尼亞而來，當十五世紀鞑靼人被趕走後，就請西方醫師了。有一個奧國醫師劉某 (Leo) 當 1490 年，在莫斯科被召到依凡·瓦塞里也維奇王宮給大公爵兒子看病，因沒治好而被處死刑。當時風氣仍然是野蠻的，認為醫師是一個全能的術士，除非他不願活在人間，他不會治不好病人的。

到十六和十七世紀，俄國和歐洲朝庭的關係更密切起

來，到俄國的外國醫師也增加了。從英國來的最多，但也有從荷蘭和德國來的。有幾個是從法國來的，他們常是被國王當作禮物送給沙皇。他們是一羣冒險家，有的很出名了，發財還鄉，也有的牽連到政治問題裏，他們完全是給貴族服務，對人民是沒用的。

跟着內科醫師也來了外科醫師，外科在軍隊裏尤其需要。在1581年，一個英國藥商，名叫富蘭確（James Frencham）在莫斯科開設了第一所藥房。他是給朝廷服務的，住在舊克里姆林宮附近。在市裏還有一個藥房是作一般人的生意的。藥品是國外運來，在1678年是從阿姆斯特丹來。實際直到十月革命，俄國所用的藥品，極大部是由外國來的。

由於藥材能掩藏毒品，因此須要嚴密管制，在1620年，成立了藥業管理局，它原來的職務是進口、統治和分配藥品。但不久就超過它的最初宗旨，形成了國家的中央公共衛生機關。它的職員都是御醫，每天集合處理經常業務。領頭的是一個貴族。這個局也給軍隊聘請內外科醫師，裝備各地藥房。外國來的醫師向它交證件，後來還須經它攷試。這個局後來也改換過它的名字，工作也越來越多。在1672年變成藥業管理廳。以後又叫製藥局，從1725年起又叫醫務部，在1763叫醫學團，在十九世紀初改成總醫務部。它就是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的前身。

在1682年，在沙皇飛菲多爾阿萊斯維奇的命令下，藥業管理廳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個醫院，這個醫院是給窮人看病的，另有一個機關是給退伍軍人和患着不可救藥的

病人設立的。醫院裏有一個內科醫師和幾個外科醫生，同時擔任培養青年外科醫師。

我們已經講過彼得一世西化俄國的努力。當然他對公共衛生這樣重要的一部份，也沒忽視。他在荷蘭旅行時，去參觀里登(Leyden)，那是當時最發達的醫學中心。以波爾阿夫(Boerhaave)醫院和解剖室而聞名。在阿姆斯特丹，他拜訪了路伊赫(Frederik Ruysch)，這人作的解剖標本，簡直是驚人的技術。在巴黎他考察研究院的工作。他對人體構造有着濃厚興趣，解剖屍體時，他總是參加，從沒耽誤過。據傳說甚至他自己作手術。

首先的任務是要給國家多加醫務人員。外國醫師仍照前聘請。在1678年有十二個從瑞典和德國來的外科醫師，從荷蘭來了五十個外科醫師，隨着又來了眼科家和葯劑師。在1692年彼得一世派送一個年青的貴族叫巴斯尼科夫(Posnikov)到巴都亞學醫。在1698又派第二個俄國人叫窩可夫(Volkov)的去巴都亞。他們是以後幾世紀大批派送國外學醫當中的先進。

然而國家培養自己的醫師的時間到了。在1706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一個軍醫院，是仿英國格林維醫院造的。附屬它的醫學校是按里登醫學院的形式。主持解剖室的是尼古拉斯貝德魯(Nicolas Bidloo)，也開闢一個植物園。教給俄國學生的是內外科。1715年在新首都聖彼得堡建立一個同樣的機關。其中有海陸軍醫院，陸軍醫院也設醫學校。其他機關也隨着成立了，孤兒醫院和軍隊貧民院也開辦起來。在各城市成立了小規模醫院，也給軍隊辦了傳染病

院和藥庫。

彼得把藥業管理廳的職權加強了，把一部份搬到聖彼得堡，他組織了御醫處，處長就是藥業管理廳廳長，他成了國家的最高醫官。第一任的處長是一個蘇格蘭人，叫愛爾斯金(Robert Erskine)，這廳管理醫院和藥房，任命醫官，考核和發內外科醫師執照。

「沒有科學的地方，醫學就不能發展」。彼得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他不遺餘力的吸收科學家和創造科學研究的便利條件。他叫把醫書翻譯成俄文，像希波克拉提斯的格言錄，欠德魯的解剖學，他買了重要的收藏材料，其中有路伊赫的解剖標本，荷蘭藥劑師西巴(Albert Seba)搜集的自然歷史材料，礦物和貝類的材料，以及植物和其他材料。在1724年當彼得臨終時，他建立了科學院，在1726年他死後才開幕，後來成了國際有名的研究中心。第一任的研究院長卜氏(Lovenz Blumentrost)就是一位內科醫師，以後有許多著名的醫務人員參加。

由於彼得一世，俄國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走進了歐洲的舞台。從那以後，俄國醫學史成了歐洲醫學史的一部份。歐洲的每一次醫學變動都在俄國得到反響，而有着許多對醫學科學的重要貢獻，是從俄國來的。

彼得的醫學機關起初是很有希望的，可惜他死後不久就大部份衰落了。國家遭遇了嚴重的醫師缺乏。醫院和藥房所附屬的學校並不培養健全的醫師，所訓練出來的都是二流人材，爲了合格，這些所謂候補生，必須到國外完成他們的教育。直到1764莫斯科大學(在1768年成立)才

開辦了醫學系。

在聖彼得堡的醫學團發展成了一個教育團體，直到1800年還叫內外科學院。在1835年改為軍醫學院，是俄國一個最好的醫學校。在1814，聖彼得堡大學成立。當十八世紀中葉，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成立了助產士學校。

彼得一世建立的醫院，不久就陷於狼狽狀態，直到加太林二世掌權之前，並無改進。加太林要作一個開明的國王，她的朝廷是漂亮的，她喜歡有當代的知識界名流圍繞和交往。爲了表示她的開明，她聽了福祿特爾的勸告，她和她的兒子種了牛痘。假如在英美和其它國家，這一個模範作用，要引起廣大的人民效法，可是在俄國就不然了，由於缺乏醫師和組織，不可能大規模使用衛生方法。

加太林和彼得一世相同，有一個廣泛的福利計劃，也像彼得似的，她建立了許多新的醫院，其中有莫斯科的加太林，加里遜，巴夫洛夫斯基醫院，聖彼得堡的奧布浩夫斯基醫院。彼得建立的孤兒醫院在他去世後就沒有了，加太林又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建立起類似機關。1763年在京城建立了一個專治花柳病的醫院。1776年建立了第一所瘋人院。對各省的情況也關心了，任命了縣醫師，成立了一個醫務考察團，幫助各省政府計劃醫務問題。1797年，在沙皇保羅的命令下，成立對各省政府的醫學委員會。

在十九世紀初，當亞力山大一世實行自由主義統治的短短幾年當中，1804年在卡爾科夫和卡山成立了大學，

1802 年把舊的都爾巴特（現在的塔爾都，在愛沙尼亞）大學改組。隨後基輔在 1834 年成立大學。然而因為後來政治的反動，又窒息了這些大學的生命，教授不斷被監視着。凡是敢批評現狀，不僅是政治，就是醫學上的，也要受罰或被放逐。在這樣一種空氣當中，科學生活是不能開展的。當法、英和德國正開展醫院和實驗室時，俄國醫學是落後了。公共衛生是被一個雍腫龐大的官僚集團掌握着，使着廣大帝國的衛生情況陷於絕望的境地。

當農奴制廢止以後，一個組織全國的醫務工作計劃又作起來。1864 年實行「地方自治政府(Zemstvo)」使行政分散以減少官僚機構的笨重。這是亞力山大第二改革計劃的一部份。這個「地方自治政府制」是縣居民選舉的議會，但選舉並不是在一個平等基礎上，個別地主，即士紳佔三分之一票，資產階級佔三分之一，普通農民佔三分之一。縣議會選舉它的執行委員會和到省議會去的代表，然後在省又選省議會的執行委員。地方自治政府靠捐款維持經費，而主要負擔落在農民肩上。如果是普通農民的地一海克特（2.5 英畝）繳 37 個哥背科（俄幣），士紳的，繳 19 個，皇室貴族的，只繳 11 個。在地方自治政府的職權當中，有管理慈善事業和其它福利機關，其次是關於教育，公共衛生和監獄的經費問題等項。於是衛生問題不久就成了其中最迫切的事情了。它決定接管現有的衛生機關，並且組織、供給和管理各省縣的衛生機關。當推行地方自治政府制時，在省會有 60 到 300 或更多病床的各種醫院，醫院也有精神病科，也有 20 到 150 病床的瘋入院。縣的中心

區有 10 到 20 個病床的醫院。所有這些醫院都歸省的福利委員會管理，這委員會有三種委員，代表着士紳、商人和農民。省長就是委員會主席。省的醫院大約每 50 病床有一個醫師，每 25 個病床有一個助醫，但因為醫師的缺乏，實際很難達到這個標準。縣醫院的工作由縣的醫師担任。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醫院裏的病人大部份是士兵和犯人。由於醫院要錢太多，農民是住不起院。

除了地主個人有醫師或助醫，或他發起建立的小醫院以外，佔人口最大多數的農奴根本是無醫無藥。可是地主往往是既不請醫師又不設醫院。當農奴解放之後，過去曾經有的這些少數設備也停頓了，只有給國家或皇族種地的才能得到些國家醫藥幫助。常是每三五個縣才有一個醫師，和幾個助醫，助產士和種痘的人。有的醫師因工作過於繁重，幾乎難得看到病人，有的是知識拙劣，以至不能叫羣衆相信，這也是一種官僚制度的典型。

在產業工人當中，情況也並不比這好。除了在波個母省的礦工以外，工人們都沒有醫藥幫助。在 1886 年通過了一項法律，是叫工廠老闆給每百工人設一個醫院病床，但這法律多是沒被遵守。

1852 年在俄國組織了公共衛生委員會，管理環境衛生和傳染病的預防。委員會是由各行政機關的代表組織而成。發生流行傳染病時必須向當局報告，可是因為報告須從一個官廳轉到另一官廳，拖拖拉拉，等縣醫師到達傳染地區時，流行病常是過去了。

這就是地方自治政府管理國家醫藥工作時候的情況。

面對着他們的任務是艱巨的。當時羣衆對於科學醫學的接受又毫無準備。

從 1865 到 1869 年，有 30 個省的福利委員會把醫務工作交給地方自治政府管理，1870 年另有 3 個省也交出了，1875 年有一個省交出。於是在歐洲俄國的 34 個省，地方自治政府共接收 335 個醫院（32 個省立醫院，303 個縣立醫院）11309 張病床，同時接收了 53 個瘋人院有 3448 個病床。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兩省，只把縣醫院撥出了，而省會裏的醫院改爲市立醫院。

撥給地方自治政府的醫院，情況狼狽不堪，不僅衛生設備極端缺乏，而實際有許多也簡直不成樣子，大部份縣立醫院，原來根本不是給醫院建立的，不過是空出來沒人用的舊房子，比省立醫院的情形更壞。

因此地方自治政府的醫務工作 (Zemstvo Medicine) 首先的任務是補充它所接收的這些機關和儘量改善衛生條件，但因限於經費，要花許多年時間，才能完成。

其次的問題就是給羣衆組織醫務工作。於是出現了兩種制度，一種是巡迴制，一種是固定制。這兩種制度互相曾經過很長時期的鬥爭。

在第一種計劃，是地方自治政府聘定醫師，住在一個指定的縣中心區裏，向各區巡迴。規定一定日期像逢集時，到某村看病人，指導衛生，然後再到其他村。這種制度顯然是有嚴重缺點的，因爲醫師的大部時間是浪費在走路了。他既缺準確檢查病人的設備，又沒有詳細觀察病人的時間。他並不親自治病和檢查治療的結果。在這種制度下